



# 希望的樹

## 種 — 棵

文：圖片提供／郭麗娟

### 詩人李敏勇的音樂詩篇

作為一個詩人，李敏勇勤勉、認真地寫詩，也為自己的詩打開通往世界的窗，甚至藉由詩篇、詞作，譜寫出台灣的歷史與軌跡，撫平傷痛，帶來希望，他嘗試著每一個可能的機會，帶領人們進入詩的美麗國度。

每首詩都像一個故事，都有它的秘密；詩的語言，隱含深刻的歷史意義，在幽暗的時代中發出清明的亮光；詩的閱讀，除了美學的觀照，更可接觸詩人的意志和情感，在人生的行板中，或回首顧盼，或跳動起伏；當詩與音樂，藉旋律產生對話，文字與音符交織成一首首宛如奏鳴曲式的詩歌，在某個生命轉角不經意地與人們的心靈不期而遇，並隨著節拍偕伴同行。

詩人李敏勇，青春年少即藉詩作抒發不受體制羈絆的思潮與情感，四十幾年來，他曾為生活從事過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，包括高中教師、報社記者、廣告公司企劃……。儘管如此，他的工作仍與文字緊密相連，與詩的關係始終不曾斷絕，他的內心，始終為詩保留著一個角落，且悠遊於詩文創作的天地。若追溯他創作的源頭，高雄中學的校園裡，理著光頭的少年李敏勇，在唧唧蟬嘶陪伴下，藉詩作懷想甜中帶澀的初戀。



李敏勇一九七八年參與當時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。

#### 文學青年 為詩寧捨情愛

李敏勇，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縣，父母都是屏東人，國中以前都在屏東就學，恆春的「思想枝」是兒時最熟悉的曲調。進入高雄中學後，館藏豐富的圖書館，對於喜歡孤獨、自我摸索的他而言，簡直是閱讀與思考的樂園，舉凡小說、哲學、政治評論、各類詩刊，加上當時的「實存哲學」和現代主義文學，廣泛地閱讀，讓他對體制的限制，不再那麼心悅誠服地接受，加上情感早熟，一場荒廢學業的初戀，他透過文字表達甜澀、起伏的心境，自此開啓他文學創作的契機。

李敏勇談起詩作初次發表時的曲折情節；他曾把兩首詩投稿給校刊，未見刊登，有一回在書局無意間翻閱〈創作雜誌〉，他所寫的兩首詩卻刊在上面，但作者竟是校刊主編的名字，後來校刊主編自知理虧，請全班吃



冰淇淋賠罪。

暑假期間他與同學到中橫徒步旅行，每天辛苦的旅程中，都以「就快到達目的地！」自我勉勵，後來他將這份感受寫成勵志短文，獲中央日報「人生座右銘」刊登並收錄成冊，這是他第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作品。

當時雄中校內經常舉辦「時事比賽」，喜歡廣泛閱讀的他對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國際事務等深感興趣，因此經常代表班級參加比賽。就讀於高雄升學率最高的明星高中，不喜歡體制的「文學青年」李敏勇，不像同學挑燈埋首苦讀，以便擠進大學窄門，而是糾葛在戀情與學業之中，後來並未進入大學就入伍服役。

當兵期間持續發表詩作和散文，軍旅生活也讓他接觸到人生百態與社會脈動，他開始思索重回大學校園。退伍後他進入中興大學就讀歷史系，選擇喜歡的科系，堅持走文學創作的路，當時並未考慮現實生活的問題，大學時女友的父親曾問他：「你讀歷史，以後怎麼養我女兒？」



大學畢業後，李敏勇曾在台中大明中學擔任教職。

就讀高雄中學時，因情感早熟，一場荒廢學業的初戀，開啓李敏勇（前排右一）文學創作的契機。

一九六九年，他出版第一本著作《雲的語言》，收錄當時發表於報紙和文學雜誌的詩與散文，「當時所寫的詩，是典型的青年時代感傷濫情的練習曲，環繞著的是我極早開始的戀情，及一些青年過敏期的生命體驗，屬於抒情時期的作品。」



### 〈有一個人〉與音樂初相遇

大學畢業後，爲了生活他擔任過高中教師和報社記者。一九七四年來到台北，進入國泰建業廣告任職，儘管心中始終爲詩保留著一個角落，但爲了現實生活，隔了幾年後才在拾筆寫作，重回文學創作領域，「雖然在廣告公司擔任企劃、創意的工作，跟文字關係密切，但專心創作才是我最喜愛的。生活，只要維持一般條件即可。」

李敏勇把生活一分爲三：創作、工作、參與社運；除了寫詩、譯詩，他也開始寫評論專欄、關懷社會運動與環境保護的議題，並參與社會文化改造，就在這一年，他的譯詩，被譜成歌曲，詩與音樂有了第一次的結合。

一九八〇年，應滾石唱片老闆段鍾沂之邀，李敏勇提供譯寫的韓國詩人申曠集作品〈有一個人〉，拿給李泰祥譜成華語歌曲：

在對星星做最後一次眺望後  
我關上深夜的窗  
在地球另一邊的某個地方  
有人默默的把窗打開了  
說不出是冷漠或熱情的那人的臉  
全然的朝向我  
我暗中給他祝福  
他也許是守護我夜眠的人  
也許是漫無目的在夜裡徬徨的人  
我不清楚他  
似曾醒來打開窗  
我又看到  
地球另一邊的那一個地方  
默默關窗的那人的姿勢  
我暗暗的給他祝福  
是否輪到我守護他夜眠了嗎  
輪到我漫無目的在他夜裡徬徨的人

軍旅生活讓李敏勇接觸到人生百態與社會脈動，決定重回大學校園，進入中興大學歷史系就讀。

說不出冷漠或熱情的那個人

我和他常常這樣相遇

談到與音樂的結合，李敏勇表示，他的第一首創作歌詞其實是首廣告歌曲。一九七九年，來來百貨籌備開幕，委託他任職的廣告公司寫廣告歌曲，以便在早午晚三個時段播放，負責創意的他便著手寫歌詞，由樊曼儂譜曲，雖事隔二十幾年，李敏勇仍記憶猶新地哼唱著輕鬆的旋律：「早晨的歡樂在來來，歡迎來來來，大家來來來.....。」

輕鬆歡樂的廣告歌曲、歌手深情吟唱的譯詩，但李敏勇並未因此積極於歌詞的創作，他表示：「近代詩的演變中，思考性的詩作較不具音樂性，而且詩的『講究思考』也排斥歌謠化，雖然自由體的口語詩作，本身具音樂性，卻也無法完全符合歌謠的音樂性，因此早期對於將詩作譜成歌曲並不熱衷。」直到與作曲家蕭泰然結識，李敏勇才認真地創作歌詞。

### 〈愛恰希望〉用愛撫平傷痕

一九八七年，李敏勇應北美洲台灣文學研究會之邀，到加拿大愛蒙頓參加年會，「台灣在一九八七年夏天解除戒嚴，但我們的行程初抵美國時，台灣仍在戒嚴體制下，那樣的聚會在那樣的時期，很像國外電影中異議分子、文化人在異國相遇相聚的情景，音樂家蕭泰然和文學人的我，觸及的是音樂與詩的課題。」蕭泰然自然流露的優雅風度與親切款待，都讓李敏勇留下深刻印象。

隔年，台灣展開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，嘗試為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沉冤歷史進行平反，關心社會運動的他，寫下一首詩〈這一天，讓我們種一棵樹〉；以種樹的儀式喻示再生與自我重建。

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林茂生的長子，旅居加拿大的林宗義，讀過這首詩之後，把詩交給蕭泰然，並建議他與李敏勇合作，蕭泰然在台灣解嚴後回台，兩人見面後，李敏勇改寫了〈這一天，讓我們種一棵樹〉的某些章節，作為紀念二二八事件的詩歌，當時改寫成華語和台語兩首詩歌，蕭泰然採用台語詩歌〈愛恰希望〉，這是兩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曲，蕭泰然並將這首歌編入他的〈一九四七序曲〉，成為該序曲中兩首合唱曲之一，另一首是鄭兒玉牧師的〈台灣翠青〉。

種一叢樹仔，在咱的土地，  
不是為著恨，是為著愛。  
種一叢樹仔，在咱的土地，



一九七四年李敏勇到台北，進入國泰建業廣告任職，為了現實生活，曾擱筆數年後才又開始寫作。此圖攝於台中公園。



李敏勇曾任台中台灣時報的記者。

伸成爲有音樂的詩篇，「這樣的合作方式，作曲家能夠將意象予以音樂化，他的詮釋是根據歌詞詩篇的意義發展出來的，因此有動人的音樂風景。」

### 〈傷痕之歌〉止住傷心的淚

一九九九年，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。幾天後，僑居美國洛杉磯的蕭泰然打電話給他，希望為九二一大地震的災難寫一首歌，那樣的情境讓李敏勇想起一九九五年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，阪神地區有一個社區建築設計案的建築家安藤忠雄，急忙從巴黎趕返阪神，為那個社區建築增加了「植樹計劃」，以便日後在阪神大地震的紀念時際，這些開出白花的樹林能為社區帶來安慰的景緻。想起自己土地上受難的鄉親，李敏勇也希望透過音樂詩篇，撫慰這些受驚嚇的心靈，讓他們每當回想起那黯然神傷的一刻時，這些蘊藏在生命底層的音符就輕輕響起，以關愛的樂音止住傷心的淚水，〈傷痕之歌〉就在這樣的心意下完成：

彼是什麼聲？  
彼是咱土地裂開的聲，  
彼是咱兄弟在喊的聲，

不是為著死，是為著希望。

二二八這一日，二二八這一日，  
你我作伙來思念失去的親人，  
從每一片葉子，愛恰希望在成長，  
樹仔會定根在咱的土地，  
樹仔會伸上咱的天，  
黑暗的時陣，在樹頂在閃爍。

從〈愛恰希望〉開始，兩人合作過紀念鄭南榕的〈自由之歌〉、歌詠台灣國花的〈百合之歌〉、撫慰九二一大地震受難心靈的〈傷痕之歌〉、禮讚台灣聖山的〈玉山頌〉以及為台灣歷史的殉難者所寫的鎮魂曲〈啊！福爾摩沙〉。李敏勇表示，他和蕭泰然合作的歌曲，全部都是台語歌詞，「這也反映了蕭泰然的堅持，他想經由這樣的語文堅持，顯示他的台灣意識。」

李敏勇表示，他和蕭泰然的合作，全部先由他完成歌詞，再交給蕭泰然譜曲，他在歌詞裡提供意義情境，蕭泰然再據以發展聲音情境，在旋律和節奏上賦予字詞血肉，延



關懷社會運動並參與社會文化改造的李敏勇，一九九二年攝於法國人權廣場。

彼是咱姊妹在哭的聲，  
彼是什麼影？  
彼是一粒一粒星落下來的影，  
彼是驚惶驚惶的目矚避佇彼的影，  
彼是月娘光數佇傷痕的影……

這首歌在南投紀念九二一大地震的音樂會上，撫慰著受創的心靈，並在阪神大地震五週年的紀念活動上，由台灣的合唱團和日本的合唱團合作，在日本寶塚市共同唱出這首台灣語文的樂音，展現台灣人民人溺己溺的人道關懷。

### 〈啊！福爾摩沙〉編織夢想希望

蕭泰然作曲的〈啊！福爾摩沙〉音樂交響詩，於二〇〇一年七月二日在國家音樂廳首演，藉以紀念二十年前受難的陳文成博士，這是由一個序曲及四個樂章的合唱曲構成的音樂交響詩，四個樂章「你若問起」、「記憶恰感念」、「走尋光明路」、「美麗的國度」，李敏勇都用台語作詞，並把樂曲副題標為：「為殉難者的鎮魂曲」。

李敏勇表示，在大航海時代，葡萄牙人的船隻行經台灣沿海，讚嘆呼喊「Ilhas Formosa」。儘管世界上也有其他美麗的島嶼，但是，台灣的歷史形跡似乎特別鮮明，也只有台灣在憧憬一個自己國家的民主之路上苦苦追尋。這個美麗之島有北回歸線上最高的一座山，在陽光和雲彩的輝映裡呈

顯著美麗的靈魂。

殖民統治權力，來了，又離開，這個島嶼像母親，負載承受著苦難，又煥發著強韌生命力，不同時代，因緣際會來到這個美麗之島的人們，嘗試著建構命運共同體，在認同之路描繪著國家的願景。這個美麗之島依然在海的懷抱裡釀造夢想與希望，這個美麗之島盼望她的子民共同呼喚台灣的名字——啊！福爾摩沙。

佇島嶼的海邊，  
台灣的囡仔佇彼歡唱，  
視野無限寬闊，  
佇島嶼的山頂，  
台灣的囡仔佇彼跳躍，  
伸手挽天頂的星，  
佇島嶼的鄉村，  
台灣的囡仔佇彼成長，  
對自然學習生命的律動，  
佇島嶼的都市，  
台灣的囡仔佇彼勇壯，  
新的秩序佇恁手中開創

Ilhas Formosa Ilhas Formosa……

具有歷史意義，文化意識和現實意識，是李敏勇和蕭泰然合作歌曲的特色，每一首歌都是一個註記，貫穿一九九〇年代，戰後台灣歷史動向的特殊時代篇章。

李敏勇強調：「在當代的台灣作曲家中，像蕭泰然這樣鮮明地表現台灣國家認同以及民主改革的並不多見，從他和我合作的歌曲中可以看出，蕭泰然對台灣這塊土地、這個國度所投注的藝術努力。」

國中以前在屏東受教育，恆春的景致是李敏勇最甜蜜的回憶。此圖攝於恆春佳洛水海濱。



除了蕭泰然和李泰祥外，胡德夫、簡上仁、鄭智仁都曾和他合作寫歌，其中與胡德夫合作的這首〈記憶〉，優美詩作，讓我們看到李敏勇善感溫柔的一面：

在每個人的腦海裡存在著地平線，  
未被污染的原野，  
盤旋在其上的雀鳥，  
雲在樹木間緩慢走動，  
放映著藍天的故事，  
遠方旅人的訊息寄託飄飛的葉片，  
風奏鳴著季節的情景。



每個人遇到悲傷、遭受打擊，或徜徉戀愛的快樂，面對這些情感起伏與衝突時，本能上都會有深刻感受，但李敏勇認為，一個藝術家表現這些感情時，是透過藝術的形式來呈現，那就必須要有某種藝術的訓練。人類文化的某些成分長期以來透過文學、美術、音樂等各種藝術表現的累積，這些藝術所表現的是愛恨悲歡等人類共同的情感。所以，藝術除了本能的感受之外，還要具體清楚地整理、表達，寫的人或讀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與情境，這就是藝術的價值所在。

除了以樂章的方式呈現詩作與詞作外，一九九五年，李敏勇以親自朗讀的方式，出版「一個台灣詩人的心聲告白」台語詩有聲出版品。

### 推廣導讀 欣賞美麗意境

爲了讓更多人了解詩、欣賞詩的美麗意境，李敏勇寫過許多詩文導讀的書籍，例如《台灣詩閱讀》、《綻放語言的玫瑰》與《亮在紙頁的光》。對於詩，李敏勇有許多的理想，他認為詩在文學藝術領域裡有其重要的代表性，也是人們重要的精神食糧。他發現很多人不讀詩，可能是因爲刻板印象中認爲詩難以理解，最好少碰。另一種人則是不知道、沒接觸過詩。如何讓這兩種人瞭解詩呢？李敏勇的經驗是，多接觸詩並且廣泛的閱讀書籍。

李敏勇夫妻鶼鶼情深，他還特地為妻子翻譯日本女詩人與謝野晶子的短歌集《亂髮》。

「人應該要有一個安安靜靜的空間，與自己進行對話，這樣的人生會比較踏實。」李敏勇強調，詩的功用也應該是如此。他以自己翻譯日本詩人金子美鈴的童謠集〈星星與蒲公英〉爲例，這本寫給小朋友看的詩集，雖然簡單但所蘊藏的意境卻相當深遠：

雖然我們看不見，  
但它們存在著，  
蒲公英藏在屋瓦的隙縫裡，  
我注視又注視，  
我睫毛尖端美麗的彩虹。

對於寫詩的靈感來源，李敏勇舉美國詩人 C.D.路易士說過的話來解釋：「有時我們看到一樣事物，感覺很美，那樣東西就會像種籽一樣種在我們心的花園裡，成爲經驗的一部分，有時很快會發芽，有時則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會萌芽。也許在下一個感受或經驗，讓我們和過去那個經驗感受產生聯想，這個引發聯想的經驗感受就是觸媒，像水澆在田地上，細心照顧下，詩的芽就滋生成長。」

對於國內詩的創作環境，李敏勇認爲，目前詩在台灣只是一種裝飾性的存在，詩和生活的關聯性相當低，政府單位並未提供適當的環境和保障，加上台灣長期被外來政權統治與迫害，台灣的語言歷史相當短，早期的漢詩、古文都是借漢字書寫，但是台語詩就面臨到用字的問題與困境，這樣的困境不僅是創作者受到考驗，閱讀者也面臨相同的考驗，在台灣，詩的被閱讀率本來就偏低，若再加上語言的隔閡，就很容易被邊緣化。

爲了讓國人多接觸詩，已出版詩集、散文、文學評論、政治評論等三十幾本著作的他，近年來致力於翻譯各國詩作，每次出國就四處尋找當地知名詩人的英譯本，有些甚至是絕版書，書的重量甚至把行李箱都壓壞了，李敏勇的書桌上一疊一疊的外國詩集，包括丹麥、德國、瑞士、波蘭、捷克、英國、美國、韓國、日本、印度……，對他而言，閱讀也是一種翻譯，他積極於把世界許多不同國度和民族的詩歌形貌介紹給國人。

現在的他，最希望重作少年時的文學夢，小說、劇本、電影都是未來嘗試的方向，而且不爲經濟而寫，也不被政治利誘脅迫而寫，李敏勇引用兩位詩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想法；有位法國詩人曾說：「如果要我不能寫什麼，我要自殺。」另外一位詩人則說：「如果一定要我寫什麼，我也要自殺。」李敏勇認爲自己是兩者之間的平衡點。

誠如吳潛誠教授所說：「詩可以用來凝鑄、彰顯特定的經驗，充當證物依據或備忘錄，以免記憶隨時間而淡化，模糊，湮滅消失。」作爲一個詩人，李敏勇勤勉、認真地寫詩，也爲自己的詩打開通往世界的窗，甚至藉由詩篇、詞作，譜寫出台灣的歷史與軌跡，撫平傷痛帶來希望，他嘗試著每一個可能的機會，帶領人們進入詩的美麗國度。

